

榕樹文學叢刊

榕树文学丛刊

一九七九年第一辑

散文专

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九年第一辑
散文专辑

编 辑 者

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

(本辑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编)

出 版 者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福建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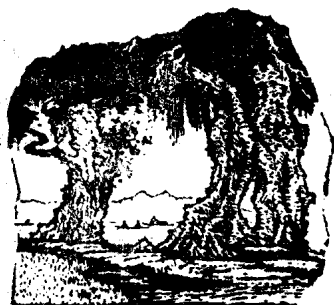
福建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17 1/4印张 397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100

书号: 10173.132 定价: 1.55元



目 录

《榕树文学丛刊》题签……………茅 盾

三次画像……………	巴 金	1
三次为巴金画像……………	俞云阶	6
巴金画像(油画)……………	俞云阶	3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何 为	9
没有他……………	宋祝平	19
小木匣的怀念……………	祁 莲	63
从鸡碧山到英雄山……………	屠 岸	26
五四光泽映山溪……………	张 惟	69
忆念·理想·未来……………	赵凤翔	47
崇高的情怀……………	陈秀庭	53
火红的标语……………	徐常波	75
南疆木棉红……………	周 明	79
写在北部湾上……………	王道诚	88

明碉暗堡奈我何·····	王一桃	91
闽海情怀·····	袁 鹰	97
厦沪车上·····	王西彦	102
福州是我第三故乡·····	萧 乾	110
望乡二题·····	周吉光	113
集美之夜·····	林懋义	356
百源川池元宵夜·····	王钦之	358
安平桥漫笔·····	万国智	361
古瓷新姿·····	洪 毅	365
蜜梨和酸梨·····	秦 牧	122
幽林里的琴声·····	徐开奎	128
山城灯火·····	碧 野	135
海洋三事·····	蔡其矫	142
等待着·····	康志强	154
长江三忆·····	赵 自	160
小红绒鞋·····	姜德明	167
小饭作·····	师 陀	174
迴声·····	陶 然	372
随笔三则·····	舒 婷	375
随感两则·····	翠 英	379
初雪·····	张胜友	382
北京之春的回忆·····	卢新华	385
耕山队礼赞·····	章 武	391
故乡情思·····	周景洛	396

山潭小记·····	袁和平	400
在前辈洒热血的山上·····	俞明德	403
思亲曲·····	林微润	407
岛上蜜·····	艾青峰	411
镇海松·····	陈存诚	415
灯 光·····	张 煌	420
十月的阳光·····	张庆田	302
啊，人民第一·····	张晓林 吴芝麟	319
狭关行·····	谢 璞	325

政 论 · 杂 文

民主·科学·社会主义·····	林 非	182
再谈榕树·····	万里云	190
打开我回忆的匣子·····	方 璞	465
“用大字写的人”不是神		
——读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宁》·····	魏世英	471
究竟算哪一级·····	杨际岚	483
镜 子·····	范 方	486

文 学 回 忆 录

风云侧记·····	吴 岩	221
日光岩下的怀念		
——忆郭老在厦门的日子·····	杨 云	196

忆郁达夫先生·····	赵家欣	203
从胡也频烈士的誓辞谈起·····	马 宁	208
从收集整理胡也频烈士的遗文想起·····	丁景唐	211
文章满纸书生累		
——回忆邓拓同志·····	黄贤俊	233
悼念亡友邓拓·····	李拓之	240
花 圈		
——悼念张知辛同志·····	公 盾	251
怀念画家李耕先生·····	张 英 懋 义	259

散 文 诗

江畔的沉思·····	刘再复	278
海 滨·····	傅子玖	282
花卉。风景画自选(有序)·····	郭 风	273
诗的散步·····	圣 野	285
海 夜·····	碧 沛	296
孩子与大海·····	许琼琳	299

游 记

离别之夜·····	姜 彬	344
圣。米歇尔山的新客		
——法国游记之一·····	阎纯德	350
沾满油香的记忆		
——大庆日记二则·····	刘登翰	424

茂陵与乾陵·····	王继权	430
武夷春暖·····	卓钟霖 李玉光	433
将乐玉华洞·····	王铁藩	441
庐山风姿·····	陈文和	444
温泉观水·····	杨羽仪	450
福清山纪游·····	叶志坚	457

序·跋 文

《香雪海》序·····	柯 灵	267
《善居室纪年》序·····	孙 犁	270
《诗品今译》前言·····	蔡其矫	272

评 论

关于鲁迅《佚文集》的三篇文章·····	赵景深	462
试论柳宗元山水记的特色·····	林东海	488
先行者的足迹 ——读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	俞元桂	500
谈梁遇春的散文·····	柯文溥	510

译 文

理性随笔·····	郑庭椿译	517
文化与军备	(罗)亚历山德鲁·巴拉西	

人道主义者的精神	(罗)约安·格里哥雷斯库	
迦太基的教训	(罗)奥克塔维安·佩勒	
辛伯尔隽语录		
.....	(美)兰斯敦·休斯	冯亦代译 526
T·德莱塞和诺贝尔文学奖金		
.....	[美]R·隆登	檀仁梅译 536
封面设计.....		范一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篆刻六家		
.....	余 纲 周哲文 林 健	
	郑百重 张人希 潘主兰	(封二、三)



三 次 画 像

巴 金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同志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摔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大青石，可以昂起头走，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我还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一幅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机会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象一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座谈会的开幕式，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妹妹代烧的），但是，我居然保存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



焕发青春（作家巴金的油画肖像） 俞云阶作

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象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作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来，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还是穿这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油画，也有国画，还有一点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

月前才打开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二年，朋友们看见它，都不象，说是脸画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去”，①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说的“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他自己的！）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跟前，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听见人说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

①见香港《文汇报》《百花周刊》164期，俞云阶著《三次为巴金画像》（1978年9月3日）。

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帮”给粉碎以来，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脸，看作他自己衷心悦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间悲惨的遭遇，（不是有人说：“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①吗？）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

^①见上海《解放日报》《朝花》栏，王若望著《画外音》（1979年3月11日）。



三次为巴金画像

俞云阶



巴金在“四人帮”强加于他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获得解放。我在去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文艺界集会上遇见他，十年相违，恍如隔世。他高兴地对我说：“二十多年（那是五四年）你为我所画的像，我还保留得好的。”我说：“画那幅像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不已是老年人了？”说时我指着我已花白了的头发。巴金比我年长，他在这十年里，经受着“四人帮”的迫害，苍老多了，他同时也指指自己的满头白发，不禁相互憨笑了起来。我对他说：“假使您同意，为了庆贺您第二次获得解放，我再替您画一幅像，留个纪念。”接着，巴金就欣然到我家中，我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为他作了一幅速写油画头像，他拿回去后马上就挂在他的会客室的墙上。

为了给今年华东六省一市举办肖像画展览会提供作品，我

又想到了这位老友——巴金，虽然我已曾给他画过两次像，但总觉得这两幅都并不完整。对今天的要求，一定要把这位受世人瞩目的作家在我国大治之年的精神面貌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没有因为深受迫害而气馁，反而比前更为精神振奋，他把每天所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创作和翻译工作上面，孜孜不倦，这是华主席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他鼓舞和鞭策，他象着了迷似的看到了自己祖国“四个现代化”锦绣前景。如果一幅肖像画不能把巴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那只能证明是我的失败。于是我决心要为巴金第三次画像，我的愿望立即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在巴金的书房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头两天画背景，以后就进入画人像，头部我反复画了三次，手画了两次。我在作画时，没有让巴金坐着不动，可以活动，可以谈天，更允许彼此讲讲笑话，就在这许多“动”的中间，抓住他的思想感情。画肖像求个“象”字，一般说还比较容易；写心理活动，写精神面貌，有时都是在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间流露出来而加以刻划的，这样，也同时显得生动了。

肖像画，是我多年来艺术实践较多的画种之一，画面上要求统一，那是一定的，但抓住一瞬间出现的特征和感情，有时很顺利地做到了，有时就必须“返工”好多次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画家总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但主要的是不能离开客观真实，这就要求你观察、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作出不同的处理。我在作肖像画时，喜欢让本人提出意见，周围看画画的人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画面构图同色彩的配合，我也要求大家共同来完成任务。当然，我首先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但是我的看法和设想并不是完全不可更改的。

第三次为巴金画的肖像画，我强调顶光，突出他的满头白

发，他失去了十年宝贵的光阴，他老了，但他没有老态！他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喜悦的心情。读者或许从画面上能感觉到巴金所经历的惨苦的十年，但我相信我的画笔没有离开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倘使读者能同时感受到他老人家焕发了青春，那我的创作意图算是达到了。

画已经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我盼望着收到尽可能多一点的批评意见，只有批评意见，对我来说才是一种鞭策的力量。

一九七八年七月于上海